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四

藝文

國朝

議

條陳粵西事宜　　于成龍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文設舖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無如

有司與防兵或情面相徇或私弊牽制縱教塘兵居住民村日供柴水米食如故民不聊生惟在嚴察
一見年之荅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催辦錢糧不許荅應有司衙門供給上司差役飯食及過往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行無忌者夫亦不少且無恥輩藉口某縣有供應恐嚇里民以遂其欲不思洗滌惟在嚴察

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往例州縣有道府廳為之伺察三分其權而情難私飾勢難獨斷公道不能盡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稍遠惟知府為最近若府得其人則官方自清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憑其喜怒賢否任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院司在下曲意為阿從在上曲意為徇庇從此效尤成風而民命邊事關係不淺惟在裁酌

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適當耕耘之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逼民赴納已非得已又從而稍延之夫復何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銀米而不即上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羣集不能隨到隨收以至百姓隅宿守候則有司之才不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

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不同

夏禾寡而秋稻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七八月收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耘九月正收之候也於此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為通融聽從民便自二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願全完者奬之何必拘拘定以四月為限也或孤單貧弱或水火灾喪一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寛限秋收上納又何必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

較量人情之緩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即有艱難困苦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為開除奚可與煢煢赤子較錙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以杜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是必亟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為那

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

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粤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為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苛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數十年培養之不能復其元氣夫既革其供應矣而用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户而催之則自已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

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上納如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冬頭冬頭催花户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黙卯歲時之謁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猺獞畏疑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裁酌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夫雜派之禁奉上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終造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

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
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
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用有派是皆一
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
同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縱
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為話柄也
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幫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幫
道之進表有派幫潯州之水脚有派如此類咸由

上派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語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猺獞欺其無知藉口派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為勸諭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故猺獞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所查明雜

派得由而入之矣然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所施其巧也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無所肆其貪也

一有司之廉恥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官之與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異腹裏有勢宦挾制

疆衿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蠢爾猺獞則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誆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以應此粤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所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為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離職離任庶不致官民搆訟以

傷體統若反覆爭辯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媿縱使辨明無辜復何面目覥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門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也如有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儆不至

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耻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俛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及官挂彈章百姓羣頌為上之明而下自以為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隠匿叅劾之權操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可幾乎淳良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静之休矣一粤西之邊防宜加慎也邇来交南内爭附於中國以為聲援然弱則貼息聽命强則跳梁抗尊勢

所不免彼日覩兵馬雲集敢不唯命是從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緩必相謀彼內豈無智者陽為順從陰為修備事未可知况數年以来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為流之民亦未心服矣且猺獞嗜殺為性反覆無常即有司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革心也是可危也又在憲臺未雨之綢繆焉

謹陳備禦情形等事議　　熊飛渭

為謹陳備禦情形急籌善後良策以固封疆以保民生事竊照融邑僻處西偏疊經兵燹百姓久知厭亂保壘隘亦皆徹兵禍始土宄蘇際盛曽亞池乘省城逆變投營鈎賊聲言殺官襲縣斬牛蠱衆強脇良民為兵以致蟻聚鴟張大為民害自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亞池糾永寧州桐木鎮土官帶領賊衆入思管鎮刼擄官衙幸巡檢魯士傑先期離鎮以免畢職竊慮孤城兵寡隨令魯巡檢往府請兵

一面鼓勵鄉勇守城保村一面張示曉諭解散其黨猶恐人心不固相繼驚逃於五月初九日捐貲市買牛酒會集附城三十里内百姓於較場同防守巡捕各官暨本鄉紳士斬牛誓衆給二十四團約正信牌各一以領其事令其申明約束保固地方又宣揚本提督擒獲土賊斬手之令與平南王安輯漢土官民之示一時人心稍覺振悚畢縣復行捐給錢米僱募民夫增立窩鋪調集堡目朝夕

分城而守不意柳城告驚賊勢猖狂人情震懼孤城望救不至百姓奔竄愈深又加桂林偽檄徧傳東泉駐師未退土宄奸黨轉相煽動皆言賊兵直取融懷又以融縣官斬牛禁約為討東鄉思管李廓諸村老畏逼賊焰旦夕呼號各處塘夫警報不絕早縣與同城各官及紳士謀融城雖庫藏如洗而倉貯米穀千有餘石何忍委之於賊誓守待救仍多寫牌票傳諭地方速備糧草候迎兩廣救兵

并闗移懐遠縣城同心死守就密諭思管東鄉各
團長把守隘口偵探情形此一月中闔城内外巷
無居人夜無鳴鷄猛獸往来於城下畢縣寢食於
城頭傷心慘目惟有督率堡目家丁衙役與防守
兵將擊柝登陴所幸文武和衷賊徒屏息城池倉
庫可幸無虞皆賴威靈以致今日惟是融邑與永
寧州接壤永寧為桂林右臂賊兵盤踞之區彼之
出沒靡常我之驚棲不定夫形格勢禁則在添兵

用間出奇則在謀勝然非有以制省城之要害通東省之咽喉則添兵而糧餉不敷設謀而機事立詘坐困之道也融雖偏隅小邑而與大勢緊關呼吸安危謹據所見條議惟憲臺采擇焉

查議編審議　熊飛渭

遵查舊例編審之法五年一行蓋以人丁田糧隨時消長計糧多寡為差之輕重其為民生遠慮可謂意美而法良也粤西不知何年編審以至今日

丁糧混淆里冬缺陷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
甲戸不成戸糧差安得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
令欲急施補救之術惟有均井便民以補其殘缺
查核欺隱搜剔飛詭飭禁科派以杜其奸弊如憲
臺所云者之數者若但整其大綱去其太甚則集
甲戸於庭按籍而編審釐正之可也若欲徹底澄
清以垂久遠則非履畝丈量不可顧丈量難言之
矣從來清丈必度其地必度其時粤省之地行丈

較難於他省今日之粵行丈更難於他時夫丈量則必正經界必擇人必嚴法先正縣界次正里界戶界宜預檄佈置也不用戶房里書必得各里中老成殷實一二人為之長宜預令公舉也分發各里印簿四鄉同日舉行里長挨丈印官掣丈有奸民抗冐大戶阻撓或丈後那移以多作少以熟作荒者本人法處隣保連坐不赦宜預行申明也且無論其地令何時哉大亂初平兵革未息瘡痍未

起田里未定流移未歸而欲驟行丈量保無紛然
滋擾雖曰查核欺隱而查核則有查核之擾雖曰
搜剔飛詭飭禁科派而搜剔飭禁則有搜剔飭禁
之擾天下安得實心任事視國如家之人而用之
故曰難也爲今日計惟有按籍編審責令各州縣
官取其大不便於民者去之丁糧之編累者均併
之務在秉公持正毋狥情面毋聽奸私懸自首免
罪之條絶詭寄花飛之弊大綱既挈而諸弊畧清

居者樂生逃者思返然後優游展布漸次興除夫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慎選其人而責之事以考其成取其大而不苛其細天下何事不可為而寧獨編審一事哉卑縣額丁止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糧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而計里則有六十九里里甲之殘缺尤甚卑職就其相近者參伍而比附之併為十一里稿久成而未敢遽上中間尚有未盡事宜應俟編審核明釐定詳奪

田州陸運民夫事宜議

黄元驥

竊照行師之所重在糧糧運之所急在夫與船用船有現成之法用夫多緐難之端所宜預為詳策者也查南寧水運至田州現在各府分造木馬船一百隻毋庸再議矣田州以上至剝隘需用獨木小舟經左江道詳行分設四百隻現在催備另報惟陸運民夫一事解到之後尚費經度本司叨承重委日夜不寧展轉圖維預策數條冀資實用庶

免臨事周章貽悞軍機也

一民夫十里安塘圜轉迎運之法善矣然大兵進勦相度機宜取道不一或由皈朝富州或出泗城西隆未有一定之塘可安而師行糧從又無一處不需夫之用查南寧至田州一帶水路舟楫可通猶得漕運而進田州以外陸運居多應俟師行至田所有調到民夫令道員統領陸續前進到處安塘輓運

一民夫長途行走露宿風餐值此隆冬棲身無地
寧堪寒凍之苦今議每民夫十名著加備小布棚
一架鉎鍋一口隨行重令道員沿途統領節制周
全保護庶得民力之用
一府州縣起解民夫籮筐扁挑雨具及布棚鉎鍋
俱要驗明堅壯堪用以備前途長遠之需不得以
具數塞責其籮筐一項每名須著備帶兩副恐前
途損壞一時無處尋買

一府州縣所解民夫務要壯健强力一人可當一人之用不得以老弱充數照依現派名數齊解州縣著佐貳官一員管押仍令各府各委能幹廳官一員總押隨路趲移隨塘督運查奉行文內有中分五汛設官催運之議今以府廳及州縣佐貳轄本處之民夫督本汛之塘運令易行而夫易稽且省更調他官之煩

一府州縣民夫擬於解到南寧之日點驗明白即

給以日米鹽菜銀查奉行文內每民夫一名日給米一升鹽菜銀三分今議米一升照給鹽菜銀日給二分似可足用積留一分以為各夫賞勸鼓其勤勞之氣及管押佐貳官役亦就此所積一分中月量給多寡以為行糧之資不許此外扣尅民夫鹽菜銀毫釐如有此等聽統領道員查察重究一民夫隨軍運糧計有六千餘名人衆非少長途行走及安塘遞使無紀律定制易於喧嚷且難稽

查宜畧倣軍制從事每民夫十名就中擇一人為長給與斜製小黃布旗一面上書十人姓名行則比伍而進住則依旗而宿不許分散錯亂每五十人共為一隊另選佐貳官下差役一名導率之給以方製黃布旗一面上書伍長姓名導率衆夫行住早晚查察名數勿致脫逃散亂其或進或止一聽道員號令

一給各民夫米銀每月定限三次按數發支各府

廳官廳官按數分發州縣佐貳官佐貳官分給與
十長十長分給與衆夫不得減扣毫釐致干究處
府廳官仍於每月初一十五兩次查點賞勸酒錢
均察勞逸有疾病者量加資恤之
一此六千六百民夫隨軍糧道路之遠近時日之
多少槩未可定查通判王國貞原議內有令值季
更替或半年一換此議殊未當各府調集民夫豈
易輕言道途迢遠一調再調其騷擾更甚也不如

永用舊夫但須愛惜保護使得久用耳或果疲弊難堪不給所用該府廳官查實禀明該道檄行州縣補換或民夫本家人自願前来更替不論一名二名該州縣官給以照票前来佐貳官驗明頂替庶公私兩得之

一各府民夫依奉照地方大小遠近編派但查桂林平樂梧州三府懸隔千有餘里道路遙遠解送似難兼左江水土不同凡到此間多染疾病恐出

田州外地民夫益不相宜難以適用擬令三府廳官及州縣佐貳官親来左江一帶就近公同照原派夫數僱備應用管押前去庶免遠涉疾病之虞而輓運亦得實濟之用矣

再陳輓運之法議　黄元驥

案查通判王國貞議稱剝隘至富州計程二百餘里需夫六千六百名設為連環轉運之法即如三百里内量分為三十塘每塘止隔十里一塘設夫

二百二十名預定二百名為長行運米之夫所餘二十名留居塘上以備本塘之中萬一夫有疾病疲憊難行以待頂替及炊爨之用各塘俱照此例安設如塘頭之夫二百名每名止令挑米五斗一升一次共挑米一百零二石行十里至二塘即行交卸與二塘之夫接運至三塘其頭塘之夫即將二塘空籮挑回頭塘又挑米一百零二石運至二塘而二塘之夫先接送頭塘之米轉交三塘亦將

三塘空籮帶回更相圜轉以應遞運每日且限挑米三回其負重之勞止有三十里而往返回空之路亦如之以此督運儘可以休息㥨肩斷無勞憊衰喘之困矣合計每夫每日運米一石五斗三升運至五日之外積至三十塘上日收米三百零六石如此日日不絕月共收米九千一百八十石此一定不少之數也苐頭塘以及末塘必須調委能幹道府二員坐督其事方可無悮夫頭塘乃糧料

發源之所非材幹優長者不能綜理至於末塘乃
收放之官茍非其人更難料理如此三十塘內若
止設頭尾二塘之官其間相隔懸遠似難照管必
於三十塘之內分為五汎一汎設能幹雜職官一
員使其督催趲運管顧五塘稍不稱職許頭尾道
府徑行揭參以警怠玩云云是皆有裨軍公實濟
之用但今未卜師行所向如果由剎隘至富州則
前議三百里之塘如是分設五汎可矣如或由剎

塞而右行泗城則前途所運之路或長或短不得復以三百里爲限五汛爲準矣要之塘運雖有長短之不同而布置之法亦可如原議圜轉遞運行之但用夫之多寡又須就塘安撥如有不足或調初復地方民夫貼補或用牛車代力本司已備言於前矣竊計師行在前糧運在後此行兵一定之法玆以一道員隨營遠近以便分給而居塘之末收運至之米任支撥之司所不可少者也若夫中

閒之五汛固未可預定然本司前議調至民夫州縣以佐貳官管押各府又以廳官一員總押是所需雜職之員以為督運管塘者已具備其中隨時布置隨官設委無所不可無待先事預定某汛某官致煩更端調委者也至於前途所復地方或須採買糧料或須僱備獨木小舟及調土人水手或須調用人夫牛車凡各事務定須再委道官一員以任其勞責成料理統在籌畫之中無待本司贅

請者也

查革九土司五害條議　　簡上

勘曰九土司彈丸地耳連以各逆臣叛靡常積弊日深守土者因仍踵事遂為應得之故物而不知改也夫天下一統無外是漢是土均屬臣子本道業悉其弊隨波下上不急為請命是開門揖盜厥罪彌甚今九土司詳請五害前来不敢隱避為一一陳之如思恩府城既有協鎮防兵何每日又撥

民夫百名以供使令文武書門等役日取柴草二百餘擔少一挑者折銀二分更索登記錢復撥擡轎挑擔每少夫一名日折銀一錢按日計之一歲用夫三萬六千折銀不知凡幾矣革之宜急也霜降祭旗纛歷来本衙門自備操演無科派地方之例思恩文武大小衙門令九土司備酒不下三十餘棹且有折席名號約去百餘金剝民膏而飽官役之腹出自何典革之宜急也春秋祭丁取鹿一

隻有鹿以鹿祭如無何妨羊代別處皆然折銀二三十兩宣聖尊之乎假神祭肥巳囊草之宜急也思恩府差馬原非奉部文亦不奉憲示甚不接應往來差何故每歲派用三十六疋私騎加以倒斃既賠其銀復補其馬積年而算不知幾千萬疋賠銀若干矣私派差馬革之協律至若塘夫或二名或數名逐塘原有定額遇緊急軍務及有勘合者方可使用豈得狐假虎威多用其夫過山錢胡為

乎來哉革小票革使費革供應於塘大有裨補總之九司土人耳僉以為土人不慣官府面君門又遠萬里忍氣吞聲任其嚼齧而不知憚憲臺整飭封疆柔遠能邇革此五害勒石永禁不獨九土司安天下苗蠻咸識立法無私而胥安矣本道為地方起見罔惜忌諱統候酌裁

講讀

聖諭以宏教化事宜

崔維雅

粵西地僻人頑土司猺獞與民錯處衣冠禮義之
俗雖存而鴃舌椎髻之風難變我
朝定鼎以來儒臣文吏承流布化聲教漸浹伏讀
欽頒十六諭
聖明諄諄開導洋溢普天遠人雖佩
絲綸猶未能如輦轂之下纖輔之間密邇覲瞻聽聞親
切也本司竊見教民之方在乎優游漸漬面命耳
提俾見聞熟習稔知

朝廷所以諄諄曉諭官府所以惓惓告誡之指無非欲民為善去惡則父以此教子兄以此勉弟倘教令具存而民耳不聞講解目不見勸懲何以感動

激勵將

朝廷良法美意置之高閣矣本司向任浙江寧波知府及江南下江臬司俱曾敷演十六諭著為鐸書每月講解令仍於簿書之暇涓擇省城公所傳集

士民將

聖諭十六條親行講勸更通飭各府州縣印官設立鄉約所每歲於四孟月率同佐貳教官傳集紳衿士庶講說

聖諭令鄉長鄰里報有孝親敬長行誼可風者即於講所衆人屬目之地給賞花紅以奬善有兇暴犯上不務本業行事不法者即於講所懲責枷示以儆不善若有司曠闕不行或等之具文故事咎同瘝職各官果能實行不怠提撕警覺天性之良人人

固有善者益加勸勉日進而為善即有不善亦必慚赧畏罪漸至不敢為不善自然民情醇厚風俗丕變人才日出奸宄潛消即苗蠻獷猂之習亦可格以禮義安其反側觀於鄉而知王道易行洵不誣矣

粵屬新荒無徵亟請豁除以甦民累以固邦本議

崔維雅

竊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粵西自康熙十三年逆

變之後被逆横徵苛斂百計誅求指稱捉夫肆行搶掠因此百姓畏避流離遠竄田地徧生荆棘村野一望邱墟道路幾無人迹蕭條悽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查自康熙十六十七十八年間各府屬地方經先後恢復勸諭招徠而時值大兵進勦征調紛繁逃散之民未見有復業者所遺一二殘黎鵠面鳩形救死不暇安能於本業之外又開墾荒田而各屬虛應招墾之名照由單熟額報部徵收

嗟此未逃子遺奚堪代已逃者包賠重累況牛種耕具無資但携妻兒男女終歲勤動耕鋤幾何徒有勸墾之名終無報墾之實此新荒之所以未能復額歷年空事追比錢糧究竟難完終何益乎本司莅任伊始察閱各屬錢糧冊案十九二十兩年民欠未完銀米委係逃亡甲戶無主新荒坐賠受累縱日事追比呼天搶地之下削骨難賠前者逃亡於逆亂今又將逃亡於賠累司牧者坐視流離

而不能挽救也查未完銀米於原參後奉有定例於年限內帶徵雖各官畏懼考成然亦不能姑息限滿後俱照定例處分各官亦無奈甘受但何忍以無主新荒苦累現在窮民若窮民勉能包賠不得已剜剝而取之亦不暇姑息奈百姓本分正糧尚且拖欠徒苦窮民究無補於實濟則錢糧雖關國計民瘼亦係邦本當此兵荒之後猶望蠲免賑恤九死一生之殘喘又何忍以逃散無主之荒累

苦守未逃之民也懇祈題明照舊荒例除豁案查
江西變亂數年逋欠錢糧四百餘萬蒙允蠲豁粤
西邊遠在承平之日素屬荒殘而逆賊竊踞時日
又多兼處滇黔接壤久被蹂躪豈止百倍江西查
粤西新荒錢糧銀不過二萬一千餘兩米不過一
萬一千餘石不及江西百分之一倘蒙
皇上俯念窮黎困苦俞允蠲豁則土著窮民既無包賠
之苦留其餘力可以開墾新荒流移之人知錢糧

已蠲寬限起科則遠近聞風而至互相勸墾各照
定例六年後起科不特新荒可墾即舊日積荒皆
可漸次墾種此名為蠲糧而實為
國家陞糧也本司目覩邊徼痌瘝待罪詳請伏候特
疏會題施行

粤西三大政條陳　高熊徵

為敬陳粤西三大政乞賜採擇具
題以裨新治事竊惟善政首在於養民而養民莫先

於擇利故利不百不可興也粵西自吴逆變亂民陷塗炭賢者隱遯於林泉貧者饑饉於道路賴
本朝光復百姓復登衽席然軍興之際羽檄交馳餉糗力役民亦勞止各上憲雖殫心圖治要皆奉行文書故為治日勤而民艱日甚揆厥所由葢有三大政未之行焉請為憲臺陳之其一則荒蕪宜量蠲也粵西自甲寅遭逆賊竊踞梧州堅守經年蒼梧岑懐一帶百姓膏賊刃者不可數計丁已歸正

平樂之戰潯州之戰鬱林藤江之戰梧州又幾乎不保一望蒼梧田疇荒蕪厥後南寧之戰武宣之戰柳州再叛再復亂離如此小民何由耕種蒙前撫傅軫念民窮准荒徵熟哀鴻漸集他如未受傷郡邑田荒而復墾者有之然丁戸死徙逃亡真荒而不能墾者實多也乃者前撫盡節黔陽大兵長驅靈貴當事遂謂粤西全復荒蕪不以入告十九年竟按舊額全徵敲撲難堪民命已極垂斃之民

蠲得少甦追比或亦抵死賠償然如藤縣貴縣之
大半死亡荆榛滿目即欲抵死賠償究無可償也
將來追呼無已民不堪命鋌而走險在所不免卑
職以為
朝廷賦稅固不可輕易望蠲然兵燹之餘實在荒蕪
屢奉部文行查豈可不據實入告稍養民力以收
開墾之益乎則通省報荒各冊所蠲查取亟為
題報量蠲者也其一各官之俸祿仍宜半支也夫官

以治民俸以養廉漢代屢增縣官之俸故於時循吏為最蓋人情不甚相遠在巳無養廉之資而冀其礪冰清之節不可得也即有狷介性生不因得祿而始廉然日用必需疇能學蚓而辟穀况一官之家寧無八口為問此八口者能不飲而不食耶其所飲食能鬼運而神輸天造而地設耶朝廷既無養廉之俸則其取諸民間也必矣夫我既用其身乃不明予之以俸而使暗朘之於民是猶

靳其粒而剜肉以飼也令闔省大小各官俱奉
旨准其委署三年然後准實授在
朝廷慎重名器不輕與人是矣然三年之間置官無
俸其不剥蝕百姓也者幾希愚以為憲臺新政之
初亟宜具疏但才堪民牧能足勝任者即不與以
實授亦宜給之半俸以養其廉若其不堪則宜亟
屏以除民害庸倈三年此各官之半俸又所冀亟
為

題請支給者也其一鑄錢之局宜停也夫錢者泉也原欲其流通而不息然粵西土俗則有用錢之處亦有不用錢之處且原無産銅地方故向不設鼓鑄桂平一帶用湖南之錢鬱博一帶用髙州之錢潯梧則以銀交易耳邇者前院傳以賊錢盛行莫可禁察故特請開局以收賊錢疏内原云賊錢一盡即止不另設官只以捕盜攝也今賊錢已盡而鼓鑄不休甚者發價於民採買銅觔百姓無處可

覔情願如價倍出交銀與官前往廣東採買猶不可免厲民如此豈當日前院傳收完贓錢即止之意乎故曰利不百不可興也此鑄錢一事尤所冀

亟為

題請停止者也凡此三政在憲臺不過一疏請命而小民即萬世歌恩此皆地方大有司之事豈卑職微末閒員所敢妄為陳請以招越位之愆但聞古之為治者或採風謠或詢工瞽芻蕘之言聖人擇

焉憲臺清聲亮節直名滿天下自閭邸報草野引領望治者非一日矣卑職身生斯土明知其事何敢拘避出位之小嫌而不一陳地方之大害惟憲臺宥其愚昧采擇而行之則吏治民安歌功頌德書之史冊垂於不朽矣

廣西行鹽議　　高熊徵

行鹽一事卑職親承憲諭無非裕課便民洞悉各商厲民虧餉病源革目前之陋弊圖經久之良規

無微不燭無慮不周矣然考古鹽法之善無過劉晏其理鹽也不過於出鹽之鄉置鹽戶所煑之鹽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故鹽得常平今各縣有各縣之引不得任其所之也專行官引禁絶私鹽則非俟商絶鹽貴然後減價鬻之也鹽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財必委士類今商皆積賈惟利是罔即僉土商亦豈盡得其人不得其人則徒滋紛擾法雖甚善利

害仍相等耳查粤西往例每引至桂該銀八兩三錢零今每引止銀六兩六錢三分零耳而昔日之鹽賤引能多銷今日之鹽貴壅滯不行其故何也盖粤西自古行鹽之法不論官民商賈但有資本者皆得在東買鹽惟於梧州立廠以榷之每鹽一包梧州納銀三錢平廠納銀一錢二分桂廠納銀一錢七分任其發賣官無考成之責是即劉晏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經久無弊康熙元

年廣東撫憲以鹽引滯積具
題前撫金始行文各處計口授鹽於是各府州縣俱
有定額彼時吏有賢不肖民有巧拙其賢有司雖
奉上法亦卹民艱開報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
專事逢迎務為苛索乳哺之子盡行開報民之巧
者互相隱匿丁多而派鹽最少民之愚者無所覆
藏丁少而派鹽反多其始之立法各處設埠按額
行銷未嘗不善而其究也可行鹽之處得鹽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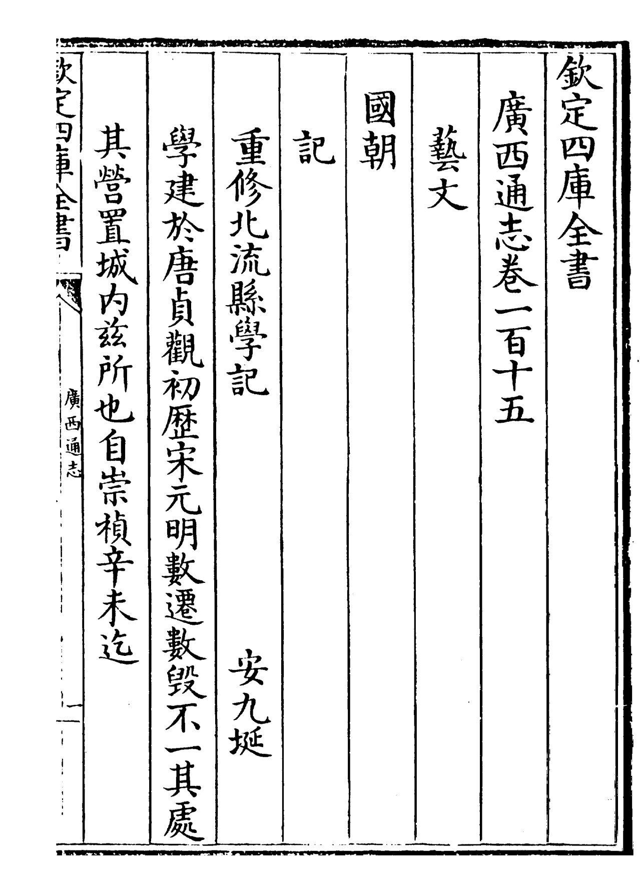
發賣既速別處之鹽不得攙賣民苦淡食其山高水峻不能行鹽之處得鹽雖未嘗多而壅滯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運脚費出其中鹽價日騰民不能買猶苦淡食縣官既畏考成之獲罪又與商多有交於是任商開價按丁發鹽追呼遍及雞豚敲扑盡於閭里民不聊生甚於青苗之害矣厥後不能行鹽地方乃有寧願醵銀銷納乾引聽從商人別處發賣者矣此當日傳將軍在梧日久

目擊其弊故特

題總商通融銷引地方官無僉商派食之累而商人
盡握利權低昂任意民食貴鹽引額仍滯其弊又
有如今日者要而論之有近鹽地方有不近鹽地
方近鹽地方私鹽必賤窮苦小民趨賤避貴雖犯
刑日報欲求私鹽之絕不可得也不近鹽地方私
鹽既無官鹽又少雖出示嚴禁欲商人之不高擡
其價亦不可得也蓋粤西鹽法之弊總在按額行

銷而按額行銷之弊總在能行鹽之處苦鹽少鹽價髙擡不能行鹽之處苦鹽多欲不派之百姓鹽滯不行則病商且病官鹽而派之百姓則追呼不及病民亦病官何則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額引既定國課不容虧損古之良法豈能復行救時之政但如憲諭革去柬商令總商實開拆引之費脚價之費其餘濫費與各陋規盡行查革總於梧廠合計其

到鹽之多寡定其價值之高下任其通融各處發賣而不能行鹽之地派帮折引之費庶幾
國課無虧公私兩便然而總商盡握利權又實難其人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是在大宗師擇之而任之耳畀職生斯長斯稔知其中情事仰承明問具見愛民諄切至意敢不備攄所見以對惟采擇行之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五

藝文

國朝

記

重修北流縣學記　　安九埏

學建於唐貞觀初歷宋元明數遷數毀不一其處其營置城内兹所也自崇禎辛未迄

今上嗣服辛丑越三十有一年中值鼎革罹兵燹子衿寥落而廟貌亦頹然就廢壬寅春九埏捧上官檄視篆勾漏秋與乎上丁之祭掃地為壇質明行事風滅燭塵飈篕大典弗光懼無以崇聖教而示廣勵也進諸弟子員謀修復之詢玆邑之黄髮盧荆楚等咸謂舊基湫隘兩廡泮池逼近櫺星階前地不數武袒割登降率有弗便去之相地於明倫堂之右一舍而近審勢高敞表圭正向背乎乾體剛

健之徳面乎巽大文明之象厥址稱善共為狀上之州牧賈公郡伯黄公守憲綦公咸下令曰可乃庀厥材而鳩工焉經始於秋八月至十月以農務息役㑹部選保徳胡公求亦慨然捐俸共成之越明年癸卯春督學使者閔公校士蒼梧復列其狀下令如前指俾竭蹶以竣乃事為聖殿兩廡欞星㦸門啓聖祠明倫堂尊經閣名宦鄉賢祠各區其事諸生分任之財取諸均輸工取諸樂趨不數月

而告成矣是役也事雖鼎新義惟由舊締搆未加
廣而規模稍濶庶春秋有事陳牲醴設俎豆考鐘
伐鼓以上副乎
聖天子崇儒重道作人訓俗之意亦事之可傳者也因
備舉其故而勒之石

河池州文廟碑記　王玉麐

丕冒海隅萬物無不各遂其生曰天道參贊化育
萬物無不被其澤曰聖人然王者有迹熄之時而

聖學無遠邇之間夫子賢於堯舜事愈遠而功愈著終古豈不益信河池僻處荒服天南萬里僕奉天子命承乏斯邦者四十有二越月見諸士醇而厚諸民質而樸盖天地龐鴻之氣不若中土之多雕繪也諸士因而沐浴聖斆者專諸民因而耳目諸士者近猶龍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風俗之美者以此少陵云小兒學問止論語非為諸民之童子誌喜乎益信夫子之德業無遠弗屆盖如此大成

殿昔止茅楹三近且隣於兵燹之墟予自下車来
心切悳曾揖諸士而詰其故一日諸士進曰學宫
舊居湫隘何如鼎興岡陵且德水流清智山浮白
屏風左擁臺㻧右旋筆峰南峙馬鞍北廻煩矙則
人烟燈火櫛比相依遐矚而梅嶺蘭江羸華帶繞
一事而數美備焉僕曰若是乎其不可以已耶於
焉鳩工興築建大成殿於山椒開泮池於麓下兩
廡少移近上東西啓聖明倫以次就理若拮据羞

澀不暇計也翳北阯舊有玄帝宮僕意欲爲尊經閣而躋帝於閣上盖有志而未逮畱俟後賢庶幾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之意云落成而記以詩曰於惟宣聖久而彌肅東周海邦罔分種稑遠人翳池禮樂是篤咸曰遷只卜南山塏經營相度二三子功畚築裁幹江邉之岷瓴甋棟榱里匠楚工不日成之甲第漸鴻創始仲春迄於秋孟漆堊丹青愧不克竟素質堅樸彌久而盛璧藻盈盈聿維初濬

孔祀南海昌黎哀勤人去其陋柳州書文浥彼注兹險易攸分遥遥河池皇唐並勲

創建桂平縣學記　　盧易

古者自國至於鄉皆有學奠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古也後代廟事孔子而無學非古也宋慶歴中始詔天下徧立學奠孔子於其中而古制始復一以課督生徒絃誦成風相與論道藝而升其俊秀一以宫牆仰止俎豆趨蹌春秋朔望祭菜釋奠俾

四民之觀聽者摩揉遷化而不自知是則廟事孔子者以崇報也學事孔子者以立教也以興化也我

朝文德覃敷加意學校尊經重道屢申

勅諭余叨衡西粤下車之日馳檄各郡即以葺建學宮為首事私心以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道而使為士者為民者有血氣者有心知者不得一見聖人之宮而瞻拜起敬是將使聖人之道升堂而入

室者待之何人也既而思之而深有感於蘇公之作陽穀學記也蘇公之言曰學宫之興廢是皆簿書之所不責而陽穀尹之亟亟於此者誠可謂有志之士也蘇公殆亦有感而為是言也夫簿書之與教化孰緩孰急而世俗以為簿書之所不責非有志者其誰念及此令夏歴左江潯扼其要桂平者潯巖邑也舊有廟以事夫子有學以集書生背城面江規模敞偉為衣冠文物與藪嚮者文廟俱

灾學宫悉燬吏兹土者咸蒿目傷神而因循至今每諉而姑俟諸無他以其簿書之不責故也甲辰

孫君奉

簡書来宰是邑不以傳舍視官不以處錞視事不惜一日之費而圖千秋之舉奮然以學宫為志而亟求所以復之於是爰諮爰詢羣情懽愉謀之郡伯請報允可遂捐俸資相土程材舍其舊址於郊之外而新其基於城之内文廟先作兩廡翼如以至啓

聖祠鄉賢名宦明倫講舍樸斵丹雘次第告成夫
非蘇公所謂有志者而能之乎陽穀尹之行蹟書
史不槩見而孫君之政治嘖嘖人耳士民愛而戴
之余之言愧不及蘇公而蘇公之樂為陽穀記之
與余之樂為桂平記之之心則一也夫亦曰美斯
愛愛斯傳傳斯久且以告吏兹土者無以簿書為
急而以教化為緩則斯志也先聖先師之在天者
實式臨之而士君子之藉以立身藉以報

國籍以克紹聖人之道者皆此物此志也是則孫君建學之心而亦余作記之心也付之貞珉以示来兹

重建桂林府儒學記　李棠

廣右古百粤地去京師萬里而遥其山川險阻其林箐深密其俗椎魯而少文自昔大吏善為政者大率疎節濶目使足以供貢賦給徭役保障疆隅而已我

朝削平禍亂聲教四訖自近曁遠莫不蒸蒸向化桂林為西南都會尤宜興起文教以克昭
聖治而數十年来司憲大臣往往以簿書期會為急務未有加意於學宫者襄平馬公由學士以御史中丞建節是邦興利除弊布德申威三年之間民用大和一旦謁孔廟而喟曰為政莫大於移風移風莫要於興學今廟觕院治廛闐湫隘上不足以妥
先師下不足以育多士其何由聳觀瞻而興斯民

於善乃命官屬桂林太守諸葛鼎更擇爽塏之地
蠲日祭告庀材鳩工大成有殿啓聖有宫明倫有
堂尊經有閣配食有廡處士有齋以至戟門泮池
庖舍庖湢莫不備具各中法程繚以垣墉飭以丹
堊煥乎炳如視昔加倍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
貲出於捐不支費於公帑經始於辛亥年十二月
訖事壬子年十二月釋菜禮成觀者如堵於是鄉
之人士走使京師具以白棠曰宜有記以永其事

棠曰頤有記棠惟王教之興則士之所志在道德仁義而學校為實功王教之衰則士之所志在聲利榮名而學校為文具故同是學校也而世之升降係之矣今

天子日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讀又崇奉孔子之祀比於郊社修闕里廟庭而加禮其宗子顏曾思孟仲氏及程朱諸賢之裔皆官為博士其隆儒重道有如此者宜遐陬撫馭之臣有以體

上心率羣牧加意學宮而冀治化之大成也豈非一時之盛哉雖然廟學既新而大之矣凡學於斯者其可尚仍舊習而不從事於實功乎從事於實功柰何曰亦惟明其經修其行而已求之易以立本趨時求之書以執中迪哲求之詩以理性怡情求之禮以養中導和求之春秋以正名定分此明經之實也嚴禮義之辨慎理欲之防化剛柔氣質之偏敦忠信廉讓之節秩親疎貴賤之倫此修身之實

也若經不明行不修而徒綴輯程試之文眛眩主司之目以擢科名苟利禄而已則豈惟近負朝廷之恩逺負先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中丞新廟學以新士習之意哉夫春秋常事不書故僖公修泮宫載於魯頌如此赫奕而獨不見於聖人之筆今桂學之記無乃非典也然馬公篤意於廟學以振興實功以助宣

王教亦事之非常者也不可以不特書棠叨居是郡喜

我鄉之人得沐浴

聖化而頌中丞公於無窮也故奮筆而為之記

永寧州學記　　李棠

永寧故古田邑也舊有學在城之東南城勢湫隘堂舍未備明萬歷中州守尹公始移建於州之北遭明末兵燹城邑蕭條學宫僅存聖殿復椽拆瓦裂每風雨則其下如窪自區宇肇造吏兹土者率因仍簡陋革故鼎新多謙讓未遑也癸卯夏闗西

白公由安邑令擢守是邦甫下車奠謁心甚愁爰進諸生而語曰學校為風化之首今黌序荒廢若此守土之責也且朝廷有教化而後士庶有心術士庶有心術而後天下有風俗吾輩讀聖賢書幸得為羣黎表率可聽其荒廢已乎維時士民觀者莫不以手加額恨公来之暮焉閲明年果上學宫狀院司捐俸三百金米二百石庀材鳩工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啓聖祠明倫堂各三楹名宦鄉賢祠

各一楹且繚垣以牆樹門以屏經始於甲辰季秋落成於乙巳仲春凡六閱月而雅雅堪觀矣寧士欲勒石以誌公德言狀於予為記予曰夫石以誌德也公之德在學宫固已與斯宫俱垂不朽矣何必記寧士曰吾邑之士鄙民頑非得廉能愷悌如我公者風教其何頼乎今

天子仁聖丈德誕敷天下邑郡之學皆媲美前休惟寧兵燼公大懼人材放失儒術鮮效不惜費而力為

營建公前令安邑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材為先莅吾寧復惓惓以風化人文為念視世之修緇龕營黃楊何啻雲泥從来建學固屬美談然或重苦吾民如湘宮功德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亦何足貴公於一石一木悉給價市買興非常之功而桑麻不擾創曠代之舉而市井無驚不與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者一輸耶寧賦不盈二千公單車就任玉潔冰操民咸以所得薪水不足供日用為慮公悉以

修隆興廢即蔬食啜飲怡如也方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自隨者清節何多遜焉公之是舉翼綱常扶名教變嵐烟瘴雨之鄉而爲禮樂文物之俗裨益於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公之政行將

璽書内召以化寧者大化天下五馬之榮不能以久煩我公安得不勒之石以若南人之思召也予聞斯言遂欣然書之為記

重修平樂郡學記　　麻勒吉

古帝王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尚已
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
烺史冊洎夫宋明諸誼辟咸詔州縣立學良以學
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尚
禮讓風俗日進於古學校弛則人不知義寡亷鮮
耻而風俗日趨於敝粵西僻處天末自秦漢始置
郡邑迄今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如蔣少傅敬之
呂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為時賢相我

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弦誦無聞
上十六年軫粵西受害獨深赫然整旅予奉
敕督師十八年冬復膺
特命兼署巡撫廣西都察院事惟時柳州再叛羽檄交馳籌兵足餉所爰究而爰度者殆無暇晷亦安能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乎越朞年諸政漸有成緒馬承廕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滇黔民

稍奠安十九年春釋奠桂學先師廟予躬詣瞻拜顧宫庠茂草心怦怦然動負偘言不遑爰檄所屬有司凡學宫頽敝蕪穢亟為修葺滌除桂林功用告成平樂郡守婁君倣舜承予檄亟董治之鳩工庀材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櫺星有門啓聖有宫明倫有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噩噩釆釆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捐而不費於公力以倩而不病於民師生具鼓鐘之慶百姓致闕

宮之歌商賈頌於市行旅往来之人嘆息咨嗟咸稱婁郡守為治之知所先也而郡守請記於予以鐫諸石予嘗督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峰朝聳如畫如屏正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志天繪有亭籌邉有樓山川秀異為嶺表襟喉如胡澹菴鄒志完亦嘗流寓斯土若毛經之剖決周渭之節操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宏辭

之舉求士必得軼漢唐宋元明諸君而上之將咸
五登三以躋於古帝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
煥巍其郡之庠序諸生居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
儒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之秀如蔣呂諸公
其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而繼聖也道
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講明而
實踐之達則尊主而庇民為名公卿賢宰執窮則
安貧而守道恂恂粥粥亦不失為聖人之徒倘徒

事估畢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徇世俗則豈惟非
予與婁郡守修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
之志也已得因所請而并以規之

重修桂林府儒學碑記　王如辰

皇帝御極之二十載既已掃除羣逆底定南服自東甌
百粤滇黔之境復合車書武功既揚文教斯啓時
余奉
命督學粤西而大中丞中山郝公適廵撫是邦戢兵撫

民之暇首議興學以明倫廣教為撥亂反正之第一義迺進藩臬郡縣吏博士於庭諆即郡學之故而修之制增於舊而役不擾民盖自是全粤之郡縣學聞風而創者修者接踵告成功矣按桂林府儒學在始安故郡之墟宋淳熙中知静江府張宣公栻始廓其制元嶺南帥史公格重修明初又遷縣學於郡庠西隙地為唐狀元趙觀文宅提學僉事姚公鏌重建大成殿及堂齋

本朝康熙十一年巡撫都御史馬公雄鎮移建迤西實兼縣學地基而一之會孫延齡叛以學宫為牧圉博士弟子逃死於山谷教用不彰民用不臧夫亂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壞由學不明也學之為道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教禮樂詩書易象春秋其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凡以變習歸性消其柔懦頑桀之氣而納於仁義中正之途歴覾往古治教之統理亂之源大率由此桂

林去京師七千里而遥然自唐以来節帥司牧之所過化名人傑士之所挺生蒸蒸文物之盛幾與古中國侔矣迺撤藩之役滇南一呼而延齡響應甚者一郡之地五年之間反者數起而土蠻豪獷阻兵攻刦者所在都有夫非教化之不明人心之不正以致此與大中丞郝公之訓諸司曰吾欲使九郡之秀民皆入于庠序如文翁之化蜀常袞之變閩惟藩臬諸道大吏是倡是式吾欲使孔孟之

道漸漬於椎髻卉裳之民復七先生之祠示莫敢
廢惟郡縣諸長吏是率是修吾欲嚴課督之法如
胡安定之在蘇湖范文正之在南京將以桂為權
輿惟督學使者其帥博士師生是訓是勗我
清文德誕敷重臣祗命其曷敢不承時則布政使顔
公敏按察使黄公元驥右江叅議道簡公上桂林
知府徐鳳鳴儒學教授高熊徵一心同力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缺者補圮者宅漫漶者鮮頹撓者聳

以直人士之散者復聚書籍之購而蔵者日增以長然則有謂人之不樂於學而習之不可為性也豈篤論哉功已訖謹勒其始末於石以覿德教之成以無忘大中丞之志

永安州修學記　王如辰

余嘗披覽輿圖歷考前誌永之為州居深谷之中界潯梧之壤昔韓襄毅公平藤峡每於此經營葢以其地既遠教化鮮及五屯修荔之間獞狼錯處

地方小有烽警則往往煽之為亂如明季土鎮竊
踞永蓋後服即邇者吳逆搆變此州之揭竿者尤
多武競方熾文教未敷學宮頽敝良非一日兹幸
本朝光復州守丁君亮工奉檄刺斯土覩宮庠鞠草
懼儒效澗疎與其州學博人士勉力倡捐修廢舉
墜木主之遺失者亟為設立明倫堂之久圮者更
為創建正殿兩廡巍然煥然適署撫憲麻公有肅
清文廟之行而永安之學早已報竣於是朔望之

期招集閫州紳士鄉老人民取憲頒鄉約全書

上諭十六條講解其處環橋門而聽者盖數千人余校

士平樂而州守遣人丐記於余余思夫興學育才

督學事也敢謝不敏爰作記以告其州人士曰惟

天生民若有恒性十室之邑忠信豈無棄而不教

則鄒魯之民間有畸行勤而教之則吳越之俗實

多俊民盖君臣父子之倫疇忍自外惟是教化不

先容或鋌而走險令爾州守重新聖廟修復明倫

堂朔望講約所以奉行常事者至矣爾諸子弟當知所以自勵讀聖賢之書必身聖賢之行毛經周渭豈異郡人學術既端風俗自上興賢舉能國有令典余雖未能躬歷其地見其輪焉奐焉者幾何楹蔵焉修焉者幾何士而喜其州之知有學也故稽其往事㝡以令修而并以為學之大意告之云

柳城縣學記

王如辰

嘗考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

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詳諸人物唯上林

韋旻象州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號龍城在郡之

上游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

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

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況滇黔搆亂柳州

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尚

一菽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

上十九年秋余膺簡命督學粵西二十年春始克莅任

時恐秋棘伊邇由柳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未能遍歷備示所以立教之法為學之道以曉其人士且於時滇南正在用師黄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孔亟龍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學宫修復為已任丐序於余以告士民不數月而畚具鳩工庀材又不數月而工竣殿廡庖湢巍巍煥煥當斯時則滇南業已蕩平黄明業已授首多士賓興綸涣疊至而駱君復遣使求記於余謂

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玆學宫既新而庠士葉生嘉猷即得雋誠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宫為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玆但古人設學之意豈專在此夫學所以繼往聖而開来學也本三達德行五達道以馴致乎聖人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無非學也即無非學宫之所為教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固學者之餘事耳余重嘉

駱君之能興學又喜葉子之得雋而邑人有所觀感也因述其圖誌原其廢興而舉國家文學之意與為學之大端以告之俾諸士有以自勉將見韋謝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也是為記

重修梧州府儒學記　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為百粤總滙舟車之聚貨物充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然地界兩粤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為必

争之地乃者孫延齡之叛兩圍梧州十六年欣逢
光復吳世琮復圍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
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為瓦礫之地而况夫子廟
在東南門外一望荒凉鞠為茂草謁朔望祠春秋
有司皆瞻拜荊棘中葢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
簡命督學粤西始至即檄各屬有司修葺破者補廢者
建梧郡守藺君佳蔭首以興復為已任鳩工庀材
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鄉

賢名宦祠敬一亭囿不輪焉奐焉翬飛鳥革而又

繚以垣牆塗以丹雘葢比往日盛時之學宫尤改

觀矣復得進士黄裳吉為教授欣然捐資共襄厥

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盛

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雋者五人僉

謂非蘭守修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校士抵梧循

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予

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幾為遷改明成化中

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出一砥萬壑皆宗苟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而以教化為務俾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講明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以亮節聞於明也如士彦威之保障吳廷弼之友恭皆梧産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子之得雋而已今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又有博學宏辭之選留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福諸生茍念郡守修學之勤而盡心於為己之學勉為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咸唯唯學博黄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為記

灌陽縣修學記　　王如辰

灌邑古零陵地灌水出焉自全隸於桂而灌陽人

士後先頡頏文風之盛殆與中國等矣乃邑邉於
楚地遠而巖經大鼎革兵馬繹騷以故學校廢弛
絃歌聲輟
國家定鼎三十餘年雖多士升庸不可指屈而時事
方艱夫子廟未遑修葺繼以吳逆搆變湖南為戰
塲者數年灌邑壤接干戈日尋邑之人士救死弗
贍奚暇治禮義康熙十八年春
本朝光復諸逆鎮電火飛奔民稍肩息訓導朱雲以

歸正功奉撫檄還原職目擊頽圮日甚身任其事約諸紳士醵資重修鳩工庀材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經始越今年八月正殿戟門廨工告竣兩廡明倫堂相繼修舉完舊益新落成於某年月日木石之費若干磚甃之費若干合計共若干金巍然煥然無僿無侈而遣人請記於余余稽夫灌邑文廟原建於關外之西有明萬歷丁亥始遷於邑治之東其時規模尚爾湫隘天啓庚申迺為

之增修而擴大之規模於焉始備然自庚申至壬戌歷三年而後工竣迄於今六十有餘年矣苟非繼起有人則何以光前啓後乎然而建學之意則不可不舉以告也夫諸生亦知學何為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為健順五常之德無有異也迨夫習染既殊風俗遂别至於賞罰刑威而莫得若其恒性者聖王知其然故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使其民無不入

乎其中而受學焉俾其明之於心修之於身行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莫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而又興其賢能者列於庶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逌於後世學校徒存其名師儒置而不講當誦法聖賢之時即以為弋取功名之計況乎佔畢八股弁髦倫常忠孝滿紙全無實用功名雖或倖

成事業終於何有道學不明風俗日敝職是故也今爾諸生於學宮既成之日當以聖賢自期必為君子之儒無志小人之事夫風俗與教化移易士為四民之首諸生勉乎哉若夫掇巍科登顯要分内事也亦奚用余之置喙為

重建全州文廟記　陸紹琦

禮始立學者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後世文廟之制實昉諸此廟歷久不能無傾頹其有起而

更新之且不徒新之而必務為永世不拔之計令規模繩尺動合典禮而經費所出不屑不潔者介乎其間以之質至聖妥神明此非忠信強力異乎俗吏者不能而後之莅斯土者所宜矜式焉知全州事張君學林甲辰四月始下車瞻謁文廟謂州踞湘漢上流人文鼎盛而學宮傾圮若此其何以造士爰首捐俸入為州人倡以是年十月經始越明年乙巳七月落成仲秋舍

萊堂廡金雘蹌蹌駿奔秩其有容邦人士頌君嘉績乃疏其營建始末謁予文為之記夫世鮮任事之人患在茍且目前而不為經久計今全之丈廟上雨旁風褻越已甚然棟宇榱桷之屬蝨穴其中而膚立其外因陋就簡未始不足塗耳目君必盡撤其舊而新是謀伐木於山取鍜於冶冶瓴於陶選工匠於楚鴻材博植實實枚枚務俾勿壞而後止斯其計深慮遠匪直緣飾

文具以博名高矣漢文翁私置學宫於成都宋胡瑗創為齋舍當時下其法於都邑著為令今者

聖天子誕布文德追王先師五世易祠為宫

命禮臣考古廟制祭秩彞器繪圖式頒示中外

命儒臣博議從祀諸賢自周季迄

本朝得二十有六人悉附兩廡凡所為嚴師敬學者彧美而大備如此有其舉之而不慎不詳非

制也予覩君所改作九房八闥三門六戟宜舊制崇聖新宫宜易制陪祀東西㮚主宜序毋淆毋闕名宦鄉賢宜異室毋合享舉向之弗協於度者次第釐正且將以餘材搆明倫堂而增置樂舞祭器積日併力不敢告勞豈非所謂式禮莫愆者歟翼翼廟庭靈爽攸寄所以成此廟者安可不謹顧近世有司或奉上官嚴檄或下迫公議黽勉塞責輙索諸富家大賈甚者佐以罰贖之鍰

贓私之籍是直跖之所築告虔告潔懼勿稱其德也君舉是役發於至誠資以廉禄成畫既定始申諸臺使比得請百度咸集邦人士義激誠感争樂輸勿倦而無以盜泉之水汚我璧池者雖尋常修廢舉墜之事猶不可無記而况嚴師敬學之大乎全之明經謝之炯賢而有幹畧君以營建事悉委之程工授材各適其職昔魯侯既作頖宮詩人頌之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令

聖治堯醲舜熏文軌四訖全州為百粵冠冕又得賢有司張君與為感發興起固宜成之若是其速而制之盡合於禮也予既嘉君之治行能異於俗而又嘆全之大夫士庶相與有成為不媿粵之文獻邦爰並誌名氏於碑陰用諗後來者

土田州新建文廟記　　陸紹琦

至治之世人無異俗雖遐陬僻壤無自外於聲教

者固在上之風化殊哉亦以人性皆善明聖人之道以風示之天下無不可移之俗也是故教莫重於明倫禮莫隆於尊聖惟至聖孔子自京都至於郡邑莫不有廟春秋時祭守土主之祀典通行由來舊已
國朝肇造鴻圖統一中夏尊崇聖教典禮有加迨
聖祖仁皇帝御極
大書萬世師表匾額宣示天下六十年來涵濡教育至

於山陬海澨莫不户習詩書家敦禮樂豈非尊聖
之明效歟
皇上纘承丕緒光顯前謨復頒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
宸翰天章後先輝映又追封五代王爵闕里則大舉重
新太學則
親詣行禮尊聖之典皇哉蔑以尚矣粤西為古邊徼地
自沐浴我

朝德化以來人文蔚起駸駸乎與中土比隆年來如
太平思恩一二隸籍之土州縣以次題請建學俱
已奉
旨允行余奉
命初莅粤西土田州知州事岑應祺特詳請建立文廟
余甚韙之亟會督撫允其請越二年而厥功告成
殿堂門廡悉如規制樽彛罍洗器物具備既告成
事復具詳請記於余余於此益信人性皆善被聖

人之教無不感發而興起者仰見我
皇上崇儒尊聖之誠深入人心無遠弗屆則兹廟祀之
設非獨肇邊鄙一時之盛典實足以揚
聖朝之文治於無窮也可無紀歟岑君之治州催科撫
字善政實多而講
聖諭設義塾尤汲汲以教化為先可謂循吏故上計以
卓異特聞是役也貲皆已出工不勞民祀典聿新
人心胥悦亦其卓卓可紀者君固世守兹土從此

克勤厥職不懈益虔使教化行而人才日盛學校之興可竢已余重其事而樂覩其成且欲久於其道也爰盥手而為之記俾勒諸石以示來兹

創建尊經閣記　　丁亮工

六經之昭著於天下也如日月之亘於中天而諸子百家殆如列宿即有矇昧之人或不能辨别星辰未有不見日月經之所以常尊也自昔聖賢立

教汲汲於删述表章以誘掖萬世而為化民成俗之本顧經也者常道也常恐匪玩則棄目為童習之言涉獵訓詁之用而經不尊予承乏永安五年於兹適當逆冦蹂躪灰燼之後每謁先師緬懷俎豆絃歌之遺風揖諸生進之討論然每及帖括詞章猶能娓娓問以漆書石經未免茫然莫知所對揣其故非子弟之率不謹良由明經之學未之講也辛酉分闈為請於學使者王公可其事爰不惜

鳩貲庀材卜於聖殿之後創尊經閣構五經蔵其上其下則為義學禮延端謹之儒尊為塾師使成才者得明尊經之義而小子因之有造雖精粗上下義藴攸分登堂入室寧有岐哉吾願永之士子朝於斯夕於斯懋修勤業日就月將於易得陰陽天地之情於書得恢宏治道之理於詩得温厚和平之旨於春秋得扶天理絶人欲之權於戴禮得謹節文辨等威之數於樂律得歆天地洽神人之

原融乎一心應乎萬變六經奥義揭日月而應休明於以一洗蠻鄉烟雨焉斯則不虚兹閣之建也夫

創建華掌書院碑記　　王如辰

大中丞郝公撫粤之明年為康熈壬戌四方既平罷兵休息業循舊典補行粤西鄉試貢士僅三十人公乃慨然曰九郡之中十年纔一試耳而英才嚮學域於郡縣有玉不琢有美不揚士奚由勸爰

考舊志桂林有宣成書院實祀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又有桂林書院代更久湮學廢不講乃相地勢擇西雝前後池塘翼以巍樓形勝既佳大工斯舉公及藩司崔公維雅臬司黄公元驥叅議簡公上皆捐資以倡命教授高熊徵董其役鼛鼓初集羣心競趨材不庀而良工不鳩而聚門堂齋舍亭閣厨汲煥然備具又捐資多購經史及四子百家之文延有道宿儒為之師諸生至者月有廪費以為

常科歲兩試所取皆才拔其奇尤集於斯院於是
馳檄九郡所屬州縣名儁来赴濟濟森森咸以後
至為辱焉嗚呼可謂盛矣予惟聖道之大視王化
通塞前此延齡煽亂五嶺以南幾為異域今蕩平
甫奏而率履周行性善可徵教行則復況三江濯
秀碩德相望能自得師何必在遠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一貫之旨忠恕匪他倣鹿洞嶽麓之成規採
安定蘇湖之教法以立誠主敬為要以正誼明道

為歸聖之作賢之述師之教弟子之學舍斯奚從是則公之志也公既樂粵士之可與進於道而又慮無以經久乃議以全省學租為多士佐讀之資而崔公維雅樂公是舉復置魚塘二區用贍諸生期永久而無廢顏曰華掌書院從公志示仰止也公平生盛德大業卓識鴻文史不勝書予幸得親炙公之丰采言論窺其用心以知其學而樂為從事斯院者告也因勒其事於石而為之記

思明書院祀解先生記　　高熊徵

徵按省志先生諱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間為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時上方用兵交阯先生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之出為廣西參議尚書李正剛奏先生怨望改交阯嘉靖間袁公袠字永之吳縣人以僉事督學粵西初視學首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縉乎

衆對曰無有袁公愕然即檄郡祀先生云徵嘗讀
先生洪武間陳王道一疏曰陛下取天下於羣盜
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絶女寵寺人之患
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
十餘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
嘗云世不絶賢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
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
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

詔出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上溯唐虞夏商周紀之典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曰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簿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刑做古藍田呂氏令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

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又曰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訟獄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稱奇才云徵不禁喟然歎興曰先生真奇才也歟哉其學似董江都其直似汲長孺其文似賈太傅其正似韓昌黎遭際開創之英君而不得一行其夙志謫廣西不已又謫安南李至剛之奏胡為

乎使成祖以任三楊者任之其勲業治效當不止如斯而已也及徵改調思明遍詢古蹟遺文棄帙斷簡殘碑無不手錄考太子一泉舊為土府書院永樂八年先生謫交阯參議嘗寓於此與其郡守黄君廣成尋芳咏詩結歡歲餘而先生始還今其長老尚能指其所過之處所題之景歴歴言之不置也而交夷沐先生之化漸染華風迄今其俗喜購書甚於中土春秋釋奠稱為先師如朝鮮之有

箕子也非其德盛感深何以得此乎徵因之有感
矣當時正剛一劾交阯再謫盖逢迎上意以排擠
先生也然使至剛不劾交阯不謫先生在吾粤不
過祀於名宦已耳安能使交人奉為先師懐其德
教媿休箕子至於今不替哉然則士惟患無其德
無其才斯所至皆窒苟有其才有其德則安往而
不利昔蘇子瞻謫惠州有詩曰為報先生春睡足
道人輕撞五更鐘章惇聞之笑曰蘇子尚爾快活

耶復貶海南子瞻至儋州僦官舍以居有司不可
買地築室儋人運石畚土助之日與幼子過讀書
自娱又何嘗不快活耶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嗟
哉先生惟數竒故不能安身朝廷行其所學以大
庇天下蒼生然千百世之下觀其議論而想望丰
采讀其文章而如見其為人孰得孰失孰賢孰不
肖必有能辨之者彼至剛之刼非所以擠先生乃
所以成先生耳姑置弗深論第書院之設原以助

學校之不及如白鹿洞以朱子講學而名吾粵之宣成以張宣公之建節吕成公之誕生而名其他如嶽麓嵩陽以昔賢得名者類有崇奉今思明僻隅名賢罕至文教之興始自先生春秋俎豆微先生其孰能當之爾諸生肄業於斯誠能尊崇而效法焉將見學為醇儒直能匡主文可名世正不阿時出而仕也則足以致君而澤民伏而處也亦足以淑身而善俗庶無負誦法聖賢之意諸生咸曰

有是哉敢不唯命是聽因遂書之以為記

永安州義學碑記　陳大韮

永安僻在平郡之南明成化間乃有是州人物自先朝一二乙科及明經博士弟子員外遂不槩見或謂自古廢置不常俗連谿峝地使然也余以去年夏奉

命來牧由荔浦江上頻陟巉坂忽得平衍曠然見左右山開兩水清淺夾州城從旁竹木掩映雞犬桑麻

依然樂土也及受事之明日諸生童以次進見亦復温文有禮似盡可教資然後嘆風土如是人物寥寥豈非以僻在一隅詩書之澤少乎因思所以振興而鼓舞之者肅謁學宫傾圮頹壊方圖補葺而庠地偪隘又在城外無以容衆爰共諸紳士諆擇署右舊址捐創義塾一區為門為講堂為寢廟各三楹廟祀朱子盖孔子先聖祀於學而朱子上接孔孟為吾道之大宗也復為左右廡舍各十楹

以四十七年十二月起工迄今年二月凡三閲月而落成爰率諸生童而詔之曰爾亦知兹塾之所以名義乎義宜也人生天地大則綱常小則飲食細故以至一行之率一辭之修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學者必朝乾夕惕以無悖乎當然而後各得其宜所謂行而宜之也義又利也學者率之為行修之為辭無往不得其宜則推之身心家國無往不盡其利由是本其所學作為文章發為事業所謂

利用賔於王家也諸生其勉乎哉勿謂地有所偏

俗有所域人性皆善毋論服疇食德即山居谷處

之民或猺或獞苟知自向於學亦宜多方引導使

知為善之樂焉自今以往毋怠志毋越思毋分區

别畛以相衡蒸蒸向上日新月盛俾聞風者僉謂

永陽片席雖區區義塾固宛然一嵩陽嶽麓遠峙

眉江也於是諸生皆踴躍生喜謂余言為當請勒

諸石因記其年月起止材料工作之費與有成勞

姓名俾踵事者益作而興之以無忘作始意云

創建義學育嬰堂煢獨院記　陳元龍

西粤遠在嶺表下之人狃於積習苟且荒畧而在上者有宜興舉之政缺焉未備予以白髮儒臣奉命撫此一方已歷四載伏念我皇上大德深仁無遠弗届邉方生齒日蕃耕鑿漸滿已蒸蒸乎有既庶且富之象矣而絃歌之聲未聞佚居可慮爰設義學十有七延貧士為之師集閭里

之童子而教之秀者可造樸者亦使知親遜禮義
也至育嬰堂奉
旨通行已久因擇東郊官地建堂兼施藥餌今日無棄
嬰異日增戸口矣又念鰥寡孤獨文王行政所首
先者迺於城北創屋一區以收養之庶無告得所
歸也省會守令事繁而郡丞稍暇黄丞名之孝者
勤敏實心遂專以委之不數月而里巷書聲不絶
於耳矣遺棄嬰兒失母而有母矣煢獨者不憂凍

餒矣予喜而嘉之郡丞又進而請曰此三事歲需
官錢若干緡創之難守之不易不圖經費無以善
後也予瞿然率先倡捐藩臬及在城郡邑官吏樂
善爭輸共得白鏹三千金令有司權其子母以供
三事之公用有鹽賈佘聖言願效轉運輸息於官
以襄善事迺告諸神明召集耆庶而付託之典守
責成有專司上下案牘昭然不可派自此月給歲
供無虞匱乏也已予才短力絀規模草創殊慙狹

隘所望後賢之官斯土者與此邦之士大夫相與擴充而潤色之則風移俗易瘠土之民真勝於沃土矣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五